儀禮彙說

儀禮彙說卷十二

金山焦以恕越江著

士喪禮第十二賈云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與不命皆分上中下三等及行喪禮其節同但銘旌有異義疏云此有位之士而其子喪之之禮玩記赴曰君之臣某死可見至此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亦同記又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是也

死于適室節楊氏復曰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儀禮則無然下記云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夫既設牀

節于乃卒之後則知疾病時廢牀與喪大記合蓋疏義疾病廢牀蓋以容有褻汚故徹其前牀而別設一牀遷之而因以爲裕牀然則廢牀寢地特俄頃耳檀弓司士賁告子游曰請襲于牀則春秋時固有襲于地者矣此禮之末失也疾時寢東首遷尸當牖則南首

復者一人節賈云有司府史之等也不言所著衣服者按喪大記小臣朝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

受用館節義疏云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復時以覆尸者欲神魂附衣以求復于體魄而更生也若以復衣

殯斂則嫌併死者之神魂而閉之棺中故不以也

家禮儀節通論問孝子于尸柩之前在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不拜

有賓則拜之賓云謂賓弔位如朝夕哭位其主人在西階之東南面拜之敖云主人既拜則入不即位

入坐于牀東節義疏案下記云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則非命夫命婦不坐明矣喪大記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注云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按此則衆主人之坐否亦臨時爲之非有

一定也

婦人俠牀節義疏婦人以死者之妻為主婦夫為妻之所天服則斬喪拜則稽顙宜為主而拜賓也無妻則以主人之妻為主母喪亦如之但不杖不稽顙耳女子之在室者雖斬衰不為主則亦在衆婦人中矣以女主必使異姓也適孫承重者祖母母俱不在則妻主之有在者則否喪服注云有適婦者無適孫婦是也長子之喪母主之主婦亦當坐而衆婦立于其後東西面者南上以尸南首也

衆婦人戶外北面節義疏衆婦人女賓亦存焉皆北面者哭必鄉尸也當西上以尸在西也又云初喪男女之辨在

室中者以牀東牀西分其室外者以堂上堂下分

君使人弔節義疏凡主人迎賓皆不哭不敢以哭接賓也

入門右門內之東方也通論引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

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賈云稽顙頭觸地者按倪方曰稽顙

而后拜頎乎其至也爲稽首之拜但觸地無容即名稽顙

義疏拜賓非主喪者不與喪無二主不以衆拜爲禮也重

耳于衆使稽顙而不拜穆公以爲未爲後也然則爲後者

乃拜稽顙矣又小記云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與長

子稽顙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稽顙則父母不在者爲妻

亦稽顙矣此經中唯君至拜送皆稽顙君使至拜之稽顙送之不稽顙弔襚賵賻之賓拜之皆稽顙若異君使同節則不稽顙朝夕哭拜賓無稽顙者反哭拜賓乃稽顙然則稽顙亦不概施也

襚者入衣尸節義疏復衣以衣尸少頃即當去之此稱衣衣尸蓋取于斂衾之上少頃亦徹而陳于房中

唯君命出節故云主人既即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於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亦入矣敖氏案喪大記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亦謂未小斂時也然則大

夫來者亦爲之出矣但不迎不送與君使異耳旣與之哭拜之乃入彼注云大夫特來則北面

庶兄弟襚節賈氏云庶兄弟是小功緦麻之親在堂下使有司歸家取服致命于主人若同姓容不在始死來弔襚也

朋友襚節鄭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帶絰矣孔氏穎達曰主人未變之時弔者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上服以露裼衣則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旣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絰於武又掩其上服又加帶則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爲銘各以其物節賈云書銘之法喪服小記云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叉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布幅二尺二寸今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除兩邊二寸而言

竹杠長三尺節賈云造銘旌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乃置於重又至殯卒塗始置於肂此時未用權置于此也置臥而縮置之

甸人掘坎節賈云掘坎者將以沐浴餘潘及巾柶等棄埋之于此也識疏引檀弓曾子之喪浴于爨室蓋不爲坐而浴水自爨室故記者譏其簡略失禮耳夫豈遷尸以就浴于爨室乎

新盆槃瓶節賈云盆以盛水瓶淅米時所用槃承渜濯謂

置於尸牀下湏濯者沐浴之餘潘水也瓶以汲水管人汲用此也凡物無足者稱廢此廢敦無足者如士虞禮廢爵注云爵無足是也祝盛米用敦此廢敦也以將縣于重者下文鬻餘飯乃縣于重此時先用以煮潘沐故云將縣于重者也造是造次不言饌而言造故云喪事遽也義疏喪大記云沐用瓦盤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此亦當有枓不言者文省

陳襲事節義疏云凡所陳物少一行可陳訖者只須言南上北上不須言緈不緈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緈不緈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

行又從南至北則不紛也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從
北至南則是紛也
明衣裳用布飾賈疏知親身者以下文浴訖先設明衣也
明者潔淨之義也
鬠笄用桑飾賈云鬠者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也此笄
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不用長笄者不冠故也敖氏曰髻
結也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
布巾環幅飾賈云布幅二尺有二寸除邊幅一寸以二尺
為率則此廣二尺袤亦二尺也
掩練帛飾賈云掩若今人幞頭但死者則以後二腳於頤

下結之與生人異耳敖謂析其末者兩端皆析而爲二也
幎目用緇飾郝敬曰幎目以巾蔽目鄭氏讀幎爲縈非也
義疏云說文幎幔也音與冪同如郝氏說音雖別而義則
同也
握手用玄纁裏飾鄭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
安手也今文牢爲纋義疏謂幷纋中亦是狹小之意此握
手削約方寸正與纋字意同從今文作纋義不穿鑿也
冒緇質飾孔氏穎達曰冒兩囊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
餘一邊不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
爲尊卑之差劉氏績曰冒上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

𧙏故曰殺與平齊稱足準死者之身而爲之也

皮弁服飾𧙏取皮弁服之衣以絲爲之非布也若以白布則反在朝服元端之下矣詳見士冠禮愚按此條據敖駁鄭但元端亦三服之一似應兩存其說

褖衣飾鄭云黑衣裳赤緣之謂褖買疏赤緣謂之褖者爾雅文彼釋婦人嫁時褖衣此褖衣雖不赤緣而褖衣之名則同也

韎韐飾鄭云一命緼韍賈云此玉藻文但祭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士冠禮元端服爵韠皮弁服素韠爵弁服韎韐今三服共設韎韐者亦如帶也

夏葛屨飾賈云三服相參各用其一帶用元端韎韐用爵弁屨用皮弁亦即以配三服也敖云賤屨後也以其當足賤之處故因以名之以綦相繫于此欲其斂也及著之乃繫于跗焉

庶襚繼陳飾賈云至小斂則陳而用之惟君襚至大斂乃用也

稻米一豆飾賈云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一說粱字其稻之誤與愚按此篇本言諸侯之士則大夫近君不敢與君同沐粱故沐稷士與君遠不嫌與君同故沐粱未必字誤

沐巾一節賈云此士禮上下同用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
絺下綌彼据大夫以上也
管人汲不說繘節敖云繘瓶之綆也義疏云不說繘者恐
水不足將以備再汲且浴水又須汲也
祝淅米于堂節楊復曰祝淅米者淅飯之稻米以取潘也
此米凡三用祝淅米取潘以沐一也祝受笄米并貝以含
二也祝以飯米之餘煮粥三也
外御受沐入敖云受沐亦于堂上管人亦盡階不升堂授
之此當更有管人汲而授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也喪大記
云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受

濯與木皆以盆
浴用巾節義疏沐訖乃浴先上體後下體也荀子云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蓋亦不備禮者
蚤揃如他日鄭敬曰剔手足甲曰爪剔鬚鬢曰揃鄭謂揃爲斷鬚非也義疏曰喪大記小臣爪手翦鬚又小臣爪足蓋手足爪太長則不便運動行步至于鬚鬢亦難其叢雜與夫鬢間髮際之堣曲不濟者此皆生時修容之事故經云如他日也士虞記沐浴櫛蚤翦五字各爲一事亦可見矣

商祝襲節義疏云商祝當袒自此至飯含以訖於襲不袒

不可以褻事也經不具耳郝氏曰集記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紀商爲亡國故凶事用之

主人出南面左袒節義疏云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是之節也袒左袖而出臂則左袖及衣之左畔者皆垂故必以扱于右但不肉袒耳或以捲袖露臂爲袒非也此時淺衣則猶繩帶也

商祝執巾從節敖云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視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也郝氏云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

主人襲反位義疏云飯含訖更視諸人徹飯餘之米致栢并貝笲俱由足而東出然後商祝行襲事也

商祝掩瑱節義疏云掩長五尺約中間不折者三之一以覆其頂其兩端析者各三之一設之之法先以後二脚從腦後鄉前結于頤下設充耳設幎目以幎目四角之繫結于項後旣乃以掩之前二脚從額際兩分以結于項後也掩以裹首幎目以覆面各有攸當幎目之上兩角蓋猶在掩之內也

乃襲三稱義疏云陳之則先爵弁服而後褖衣先其表也襲之則先褖衣而後爵弁服先其裏也褖衣一稱是禪複具者也皮弁服爵弁服是衣裳具者也禪複具者必有裳而衣裳具者不必有複以袍繭止用一而已

設韐帶搢笏賈云緇帶以束衣革帶以佩韍玉之等生時有二帶死亦備此二帶故云韐自有帶也插于帶之右旁者以右手取之便也

設決麗于掔節義疏云決著于右臂指無可疑者而經言麗于掔掔則掌之上臂之下可屈曲之一節也麗于此者蓋決之繫也自飯持之謂此繫先振大擘本繞之而後乃以繞于掔也于是設極于食指中指乃設握焉以擐之中央之四寸者正當于掌右端自小指而掩于食指之背左端自食指而覆掩之乃以其繫鉤中指之本而引之以與決繫之兩于掔者互相纏繞而連結之

敖氏云擘字未詳以此文意求之或是巨擘之別名飯字亦未詳且從舊註或曰飯當作後謂指後也未知是否愚按春秋左傳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謂血至手捥也即此擘字其非巨擘之別名顯然明白敖氏謬解不可從也

右襲義疏云士與大夫俱三日而殯第一日襲第二日小斂第三日大斂乃殯則沐浴飯含襲俱是第一日事然屬纊有早晚而制備衣具亦或需時早者猶可逮死日之晚不則必至明日矣然則注家謂士之三日連死日數大夫之三日從死之第二日數亦勿可泥也

重木刊鑿之飾敖云木刊鑿之者謂以木爲之而加刊鑿

也蓋謂蓋其前爲二孔而以簪貫之爲縣鬲之用也愚按

以簪貫之象其形蓋亦以木爲之賈云長三尺乃據豎者

横者宜半之

夏祝鬻餘飯節愚按夏祝鬻餘飯注云鬻卽鬲字傳寫訛

耳鬲餘飯者以飯尸之餘米匠之鬲中而縣于重也但此

餘米將置于重鬲其字謂當作鬻鬻卽煮也上文管人受

潘煮于垼用重鬲卽此煮字大凡爲鬻則用水多使酸腐

壞爲時甚速煮之使熟而未成鬻則用水少未卽至于使

酸腐壞固其宜也既煮而盛之重鬲料亦未卽去之至朝祖

重先其去爲不去鬲亦無明文既夕記云夏祝徹餘飯卽

云徹去鼏之冪云經不言夏祝徹故記人言之又一本鄭氏注云徹去鼏冪之字恐又衆當有之字刻本悞脫一字也。

冪用疏布飾裁云冪用疏布以布覆冪也下篇木桁久之然則久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此久不言其物則是既以布冪其上又承其下乃以軨繫之而縣于重前之簪也軨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冪用葦席以席蔽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象死者之衣然也帶用軨以軨中束其席如人之帶然因以名之後謂重之南也重主道也故言面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

祝取銘置于重賈氏云以銘待殯訖乃置于肂今且置於重也義疏此祝不言夏商則屬祝可知也

厥明陳衣節敖云絞者前列自西而東次列自東而西其下皆絞如物之綪屈也義疏云與大記士陳衣于房中西領北上與此經異蓋禮俗或殊故經記各出耳愚按禮俗各殊此義最爲融通

不必盡用賈云襲時庶襚繼陳不用此小斂用衣多主人自盡或不足容用庶襚但不待遍十九稱耳愚按敖氏云此惟指繼陳者也嫌陳之則必用之故云然然不務多者總結之語上文諸衣均在其內似亦可也

餼于東堂下敖云功布大功小功布之通稱也義疏云此小斂之餼為餼之始至大斂餼有枕則謂之東方之餼矣其所餼之處同也以後凡奠皆然喪大記云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其當小斂大斂之時與

設盆盥于餼東節敖云盥盛盥水之器也盆盛弃水

右餼小斂奠

其實特豚節賈云殊肩髀為四段并兩胉與脊總為七體凡豚解皆然也敖云此鼎實所謂合升者也四鬄兩肩兩髀也體骨合為七段乃豚解之正法也

士盥二人以並節義疏云士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或在

官之徒役或士之私臣取足共事而已二人以並言其偶
也如四人六人則兩兩而立非謂止二人也
商祝布絞衾節高閎曰凡斂欲方半在尸下半在尸上故
散衣有倒者義疏云布絞先橫者後縮者橫者在外則束
之固也祭服不倒並順而伸之其餘或倒則亦有詘者矣
賈云小斂美者在內故先布散衣後布祭服大斂美者在
外故先布祭服後布散衣襲時美者在外是三者相變也
卒斂徹帷高閎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
斂之別也愚按此條未詳包之者謂遷襲衣而衆舉之然
意實未明也

主人西面馮尸節注疏云喪大記鋪絞衾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各踊節如是此經不具見之文略也各節之踊有算至卒斂而無算哀尤甚也

主人髻髮袒節鄭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今之著幓頭矣于房于室髻髮宜于隱處也敖云既小斂主人乃去冠與纚而以麻為髻髮衆主人以下乃去冠與纚而以布為免二者皆所以代冠也以其無纚故謂之髻髮言括結其髮也以其無冠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為之也

婦人髽于室賈云斬衰男子去笄纚而髻髮則斬衰婦人亦去纚而麻髽齊衰男子布免則齊衰婦人亦去骨笄與纚而布髽矣注云去笄纚者專據齊衰婦人而言文略也注又云而紒紒即髽也故喪服注亦云髽露紒也

主人出于足節賈云衆主人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即位于阼階下主人位南西面也于時阼階空故婦人得向阼階西面復位者復阼階下西面位愚按婦人不下堂則位本在堂而此時辟衆客之行禮乃居阼階上後遂以之爲節固其宜也

乃朼載節敖云此時匕者西面於鼎東載者北面於鼎西

南兩端俎之前後也兩肩亞各次於髀也兩胉亞各次于肩也脊肺在于兩胉之中脊東而肺西也俟者俟同升上言四鬄去蹄則前體乃肩臂臑後體乃髀膞胳也此但言髀肩者其體不分故以上包下也皆覆亦以別于生也賈云此言合升皆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則髀不升鄭謂近竅賤也

夏祝及執事盥餘賈云甸人徹鼎者以其空無事故徹也公食大夫禮甸人徹鼎順出奠于其所

奠于尸東敖云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奠之

醴酒錯于豆南敖云記云兩甒醴酒酒在南此亦當如之

下篇云醴酒在籩西北上。

朋友親襚節敖云初儀拜送以上之禮也尸在楹間故於西階東北面鄉之哭踊此則異于使人襚者也。

襚者以褶節賈云喪大記褶衣與複衣相對而言者有著爲複無著爲褶散文褶亦爲複又案喪大記有衣必有裳乃成稱據禪衣祭服等而言此褶雖複與禪同亦得裳乃成稱也不用表者見異于袍繭也敖云褶褶衣也裏衣之袷者也云則必有裳者嫌其非類可以不必用之也此但取衣裳乃成稱之義故須有之褶有裳亦替之徹衣者以

〇東變于小斂以前之禮。

宵爲燎于中庭義疏云下記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則前一夕已設之矣執燎者北面以當郷尸也亦分班而相代爲之

厥明滅燎陳衣節賈云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同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庶襚者兄弟朋友之等來襚者也紟不成稱故不在數內敖云不必盡用亦謂庶襚繼陳或出于三十稱者也喪大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又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愚按大小斂俱有不必盡用之結語注家並謂指庶襚繼陳者而言竊謂後世如漢文恭儉遺令薄葬其他士人斂首足形可以畢

事斯之謂禮人子當此時不可過奢亦不必過豐儉時取中過乎豐儉之宜則得矣云不必盡用者縱使不盈三十稱之成數亦何非禮意歟

東方之饌節敖云記言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者正此指東方之饌也又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亦指此時也獨于籩見之者嫌乾物或可不必巾也苴云苹梁不揃牖四隅亦皆變于吉也

奠席在饌北敖云奠席葦席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喪事設葦席斂席亦莞與葦也大斂之奠遂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

掘肂見衽賈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士亦西階之上此雖不言南首南首可知義疏云殆葬須時而柩不可久露露則凡有服者不得一息休也故掘肂而殯之鄭云士不攢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孔穎達曰攢謂叢聚其木周于外也士須見衽塗上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

棺入衣賈云輁輪也輴頭為軹刻軸之兩頭使細穿入輁之兩㩻輁兩畔之木狀如牀㩻厚大為之故名為梩兩畔為孔著金釧于中前後皆然然後關軹爲敖云此蓋四輪前後各二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桯與輪也蓋在下者御于

柩之下也柩既升則入于壙中而蓋則權置于序若蓋殯天子諸侯用輴以升柩輴亦入壙中士用軼軸升訖則去之不入壙

熬黍稷各二筐飾鄭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居壙者設於盥于西閒云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此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于左右可知也敖云孝子以尸柩在殯不得復見乎其側雖有其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亦以致其愛敬也愚按鄭氏惑蚍蜉之說不可易也蓋地之附

柔燥濕各處不同螻蟻羣聚無以制之則來于柩旁者有矣必得熬以惑之且經下文云設熬旁一筐乃塗此節尤明君設此以擬其饌謂奠已在室否但一筐于旁亦不成體節矣

徹饌先取醴酒節義疏記云祖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奠亦可云饌敖氏恐奠饌于東方之饌相混故欲改奠以別之愚按此字亦不須改也

其餘取先設者節賈云凡小斂奠大斂奠遷柩奠祖奠但將設後奠則徹先奠于序西南待後奠事畢則去之義疏云小斂以後諸奠其初之饌也于東方卒之徹也於西方

蓋順其陰陽而無所苟焉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亦彷此也商祝布絞紟衾衣飾故云在外亦指斂時言之者於此時始布則但爲在下耳襲而美者在外小斂而美者在中大斂又反之禮貴相變也義疏云下篇將啓商祝免以其有事于柩也此有事于尸亦當袒免爲之經文不具耳

有大夫則告義疏云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此謂大夫之先至者也而後來者亦存焉皆升堂視斂馮尸訖乃復東方西面位也但先至者則未斂時已拜之後來者則既斂乃拜之爲異耳

士舉遷尸復位節敖云復位反階下位以俟也于主人主

婦既馮尸乃復升而舉尸以斂于棺也

主人降拜大夫節敖云雜記云當祖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成踊乃襲于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此拜大夫士之異者也義疏云拜時南面不稽顙者別于禮而致命時也如無大夫之後至者則既降不即復位亦之西階東視肂視肂視塗也

衆主人復位節義疏大斂前婦人以西方東面之位爲正以主人在尸東也殯後主人不升則阼階空而殯在西階不可背之則阼階上亦卽婦人之正位矣自此至遷祖不改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節敖云喪大記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愚按旁一筐文意已明未必脫字

主人復位踊襲絰疏云記云既殯主人說髦其當此襲乎序東之時與

士盥舉鼎入節賈云公食大夫禮右首進鼏此左首者下注云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彼右首據席而言此左首據載者若設於席亦右首故云未異於生也

既錯者出節敖云立於戶西南面待祝出而偕行也祝後闔戶者祝錯醴最在後故後出而因闔戶也

賓出婦人踊節賈云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此不言

杖文略也義疏云案三日成服乃杖殯時未成服未得杖也大記曰指朝夕哭于殯宫者言之而非此時之哭殯也

君若有賜焉節義疏云案弔服弔者固有尊卑又因所弔之人而爲降殺但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易服故朝服襲裘加絰帶君大夫士一也詳見喪服記

君哭主人哭節敖云自此已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爲不敢久留君也君哭則主人哭公卿大夫亦于堂下哭

君命反行事節敖云位入門右之位也此時將視斂而羣君故進中庭

升公卿大夫節義疏云繼主人則公卿大夫在主人之西而又當少南也敘時皆不哭東上以君在東也

君出門廟中哭節處按前云哭者止爲君將出今云廟中哭以君出門復其常

襲入即位節敖云既送君即襲于外明其袒之久者爲君在故也既即位乃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巳禮宜更始而爲之不可於送君之餘由便拜之也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

三日成服杖義疏成服通五服之親及外親有服者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必三日者未三日則服不能備且其次

第當在旣殯之後也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屨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者不免矣雖不括髮不免而去纚則如故但於髮紒之上加冠也大功以上要帶之散垂者至是絞之婦人髽者去纚如故要帶之結本者亦絞之其他與男子同鄭云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賈云謂三日不食至成服日乃食粥

婦人卽位于堂節敖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卽位于東方之北

婦人拊心不哭鄭云方有事止讙囂賈云方有事者謂下

經徹大斂奠設朝奠之事也

主人拜賓旁三節義疏禮節圖朝夕哭位云經門內外之位詳略不同據云兄弟卽位如外位則內外本互文見義也如外外言丈夫及外兄弟內弟言兄弟則兄弟兼丈夫外兄弟可知外言外兄弟南上賓繼之內則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賓之爲卿大夫可知外言門東西而不詳其人內言諸公門東他國異爵者門西則門外之東爲諸公門外之西爲他國之異爵者又可知惟西方之位外第言其位不言其人內則並不言其位敖氏以士言之未知是否也愚按圖繪門外位主人卽位于東方之北大夫在主人

之南外兄弟又在大夫之南賓又在外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同其餘如他國異爵者門西北面諸公門東北面相對分列者此外位則然也門內禮宮婦人在阼階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在主人之南卿大夫又在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同門西則他國異爵者門東則諸公之位也經言拜賓旁三者謂每旁三拜也外兄弟以上爲主人之觴者非賓也假如敖氏先南面拜禮當先他國異爵者次本國諸公然一處門西一處門東主人不可當門而拜則少西即不兼拜諸公少東又不兼拜他國異爵者若之何其可行也次東拜賓次西拜士經無明文敖氏

繫字有之恐或未然爾如鄭氏說者先西乃拜他國異爵者蓋西南面拜之次南乃拜本國諸公次北者拜大夫諸賓蓋東北拜之于是右還入門正與此圖合也且經只言旁三此三拜之三非三面之三則適值西方東面有賓亦可西面拜之斯又敖氏之臆斷而暗合者亦非不可也

祝取酌北面酢敖云南面西上蓋立于神席之前不敢以出使而變位也

設于席西南酢敖云唯豆云西面錯蓋其他不盡然也祝與執事者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之主人之北是時東方之饌醴酒在饌既適饌乃酌之

衆主人出節敖云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之踊領多于殯日者也

右朝奠敖云自婦人即位至此雖主言相哭相奠之禮其夕哭夕奠之與此異者惟徹醴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其餘並同

卒札釋七節敖云此見六者之序則是凡奠皆每人執一器明矣俎不言豚魚腊特執無嫌

祝與執豆者巾節敖云中分其奠祝巾在南者執豆者巾在北者各以近其位而為之

徹朔奠節敖云其餘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執敦

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

掘四隅節敖云外其壤者謂置其壤于四隅之外南其壤謂置其壤于中央之南隅之外若東隅之東西隅之西是也

既朝哭節敖云皆往明衆主人亦行也免經亦左擁之經服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人異也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于君無免經

既井椁節敖云拜工謝其勞也主人西面拜之則工東面矣左還椁由椁之東南行而繞之也義疏云椁之長乃六

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從下壘至上以端題湊抗木之厚葢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故椁可以預施于竁中竁謂穿壙也旣窆藏諸明器於旁乃加抗木掩之也葢古者椁木件列而壘積之井構者以其材兩橫兩縱層層以上若井字然所以使其乾腊也

獻材于殯門外節賈云明器之材未斲治先獻之驗其堪否明器須好故又獻素又獻成有此三時獻法椁材直觀之而已

族長涖卜節敖云族長族人之尊者也族長與主人有親乃位于門西以將涖卜變其位也此占者亦吉服乃有司

筮占事者也必三人欲考其言與同之多寡而定是非也

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宗人告事具飾敖云告告主人也主人既免絰復西面義

疏揖之以手抱之也雖暫免猶不離之族長在主人之北

詔詞當自右

卜人抱龜燋敖云燋先謂執燋者先于龜而行也奠龜西

首象神位在西鄉之其龜與燋皆東面不言焞與燋同處

可知

宗人受卜人龜節義疏卜人東面則奠龜既則左還南面以

授宗人宗人先東面乃右還北面受之宗人既受龜進東

面授涖卜

許諾不述命節義疏宗人東面受命訖右還西面坐命龜

興右還南面授卜人龜卜人北面許受之宗人乃退負東

扉不述命者而又有命龜之詞則詞比所命者為約歟

宗人受龜示涖卜節敖云如此文則是宗人亦占之也占

謂占其兆之吉凶也兆有體色墨坼旅占卒復受龜遂執

之以告涖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絰也

使人告于衆賓敖云衆賓謂士之在外位者也宗人不親

告之下異爵者鄭云衆賓僚友不來者愚按敖之此言所

以見外位西方之爲士也

若不從卜擇節故云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日擇則其相去不必旬有一日矣蓋與吉禮筮日遠近之差異也古者士三月而葬日之先後當以此爲節

儀禮蠡說卷十二終

儀禮彙說卷十三

金山焦以恕超江著

門人楊大郃吧愼輯錄

門人楊大呂律南校字

既夕哭節賈云既殯後朝夕哭在殯宮於此日夕哭訖出殯門復外位乃請期如下文所云也不於既朝哭而待既夕哭者以明日朝始啟殯不可闕夕哭也

核鄭云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先葬前三日賈氏又推之云大夫三廟葬前四日諸侯天子前六日八日其差次可知義疏則云下記朝禰訖而適祖無厥明之文是二廟以一日而畢也曾子問篇天子國君之喪殷取

畢斂之主人散帶垂斂乃哭而後主反其斂則無有趨太臨人日而偏歷之矣大夫亦有太斂斂歷嘗同之士無大斂故二斂並執以一日行之也

二燭俟於殯門外賈云二燭者以關殯被其下注云燭燎其與拜拜者是也故於此豫備之又云周官甸師氏以薪蒸役外內饔注云大曰薪小曰蒸又少儀主者執燭抱燋注云未爇曰燋燋即蒸

丈夫髽節賈云小斂時變服男子括髮免散帶垂婦人髽今將啟殯見尸柩故變同小斂時也

婦人不哭節義疏此拜賓亦在門外三三拜之大夫入門

不哭婦人俠男子哭乃哭凡朝夕哭之節皆然此亦然也
祝降與夏祝交節按鄭云夏祝取銘置於重敖云周祝取
銘而降二說不同義疏則云周祝取銘夏祝徹饌自發小
斂之時而已然則鄭謂夏祝取銘者非也又一云祝降者
徹宿奠降也一云夏祝與執事者升取宿奠也二家之說
其異如此云

商祝拂柩飾賈云夷衾於後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敖云
夷衾即小斂後覆尸者也以其尊相類故復用之

遷於祖用軸 崇精問葬母喪朝廟否焦氏曰內豎職王
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精未聞見不

朝廟

重先其從親按鄭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又按敖云主人從衆主人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以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為序服同乃以長幼也義疏云出殯門入廟門門中正間男婦非可以並行也愚謂經云主人從所重在於主人主婦也凡男女有服者於殯宮廟庭之時齊衰大功親者宜從小功緦麻疏可兼從且道隘則鄭說可依道廣必用敖說從宜為禮是或一道歟若依注家則男賓女賓悉隨衆主人而行恐或有稠沓而不便者歟

主人從升婦人升飯敦云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
往來東卽位乃於主人也疏一主字以記考之可見
席升設於柩西飯賈云檀弓云奠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據小斂奠殯奠朔奠薦新奠有牲肉不可裸露故巾之此
從奠脯醢醴酒無祭肉亦巾之者以在堂區區故也朔夕
奠在室不巾
又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於尸東小斂奠亦
如之既殯奠於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
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
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

但設於柩東爲異

主人踊無算節鄭云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

房中西面也賈云婦人不即鄉柩東西面者以主人柩東

待賓故云主人降拜賓婦人乃得東也

薦車直東榮節敖云此即遣車也義疏云春官巾車職大

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凡廞官言廞之者皆明器也故注

云遣車一日鸞車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

也夏官校人職飾遣車之馬及墓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

馬塗車之芻靈是則遣車載遣奠之包牲而置之槨槨四

隅者非眞車非生馬即檀弓塗車芻靈是也若此所薦之

三束則並藉人舉之以行而駕之之馬又可得而埋之乎敖說非也

乃奠如初飯賈云來往不可由柩前又飲食之事不可發之而由足故升自西階也徹出足者亦奠則由足無嫌

主人要節而踊義疏云徹者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升自西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賈氏疏適徹者一條則義不備

哭成踊右還出鄭云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儀成於薦馬故云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右旋者西上也愚按鄭氏與孔賈皆以哭踊屬主人而敖氏

猶不然之恐國人御者於此時不須與主人同其異賈也

有司請祖期賈云詩韓侯出祖是將行飲酒也死者始行

亦曰祖義疏喪無飲酒之禮但以還車鄉外之節爲行始

名之曰祖耳

主人人祖乃載飾賈云柩在堂北首今御下以足鄉前下

堂載於車故謂之卻又云柩車即周官蜃車也四輪迫地

其舉狀如長床兩畔豎軨于載柩訖以物束棺使與柩車

相持不動此束非棺束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檀弓

棺束縮二橫三彼是棺束也

商祝飾柩節義疏云柳蓋以杞柳爲骨而外以布衣之楊

者以其貫言緒者以其形言也池孔氏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爲

長龍仰之類池也齊荒之項也若今之轜項然

設披孔氏穎達曰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戴出一頭於

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

右欹右則引左

屬引賈云引謂紼繂喪大記云在棺曰紼行道曰引言紼

見繩體言引見用力義疏云束棺於柩車者曰束邊繫棺

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

牽之者曰披車之轅前後出橫縛於轅以屬引者曰輅以

長繩屬輅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行道曰引引屬於柩車

者也在棺曰綪設柩車而但屬於棺翣閒竁時及在壙將
窆時也其爲紐一也
折横覆之義疏云折蓋以板片爲之以其棺飾之上不宜
以厚重者壓之也且其上有抗木則此固無須厚重矣注
敢敖氏均以意度而言之歟
抗木横三縮二賈疏云壙口大小無文但明器等皆由羨道
入諸侯以上又有輴車亦由羨道入壙口惟以下棺則壙
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而已
加抗席三義疏抗木入壙則兩端置於椁上與大記注云
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椁繞四旁而抗木在上此卽椁之

盞也東西曰橫南北曰縮橫者合三片而足掩墳縮者合二片而足掩墳一橫一縮兩層重之所以爲固密也
柳二酸酒飮鄭云久當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敎云謂皆以桁久之也久說見上篇愚又按孔氏曰桁以木爲之置於地所以庪罋甒也而鄭氏則云桁所以㡾苞筲罋甒也二說小異似孔氏得之
有燕樂器可也敎云如琴瑟之類是也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云可亦不必其用之也
燕器杖笠翣李氏如圭曰周官大喪司弓矢共明弓矢司

兵廞五兵眡瞭廞樂器典庸器廞筍簴笙師鎛師籥師司
干竝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商祝御柩賈云謂居柩前御行以爲還車者節度
踊襲少南節義疏云還柩車之時主人當御行而東稍遠
以辟還柩既則復於故處踊襲乃少南爲衆主人堂下直
東序西階自若

婦人降即位節故云柩已還而首南鄉婦人乃得即位於
其北位亦當西上婦人不位於車西恐妨賓客之行禮者
也

祖還車不還器義疏此車即所薦之乘車道車槀車也薦

時北輴還時南輴還車者欲其與柩車同鄉也器陳時已
南上故不須更還
二人還重左還義疏左還自北而東轉乃南鄉也經於重
言左還故知車右還也然則柩車亦右還矣
人復位通論鄭氏曰自始死至於殯自啟至於葬主人及
兄弟恆在內位賈曰始死未小斂以前位在室中尸東小
斂後位在阼階下啟殯柩既入祖廟位亦在阼階下皆內
位也義疏云既殯主人拜次在寢門外則外位也自朝夕
哭奠外皆居之啟殯則棺露與未殯時同主人不可離尸
柩故恆在內位非拜送賓則不出也

公賵左穀說賈云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兩馬士在家常乘之法其出使若征伐則乘駟馬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也

馬人設節鄭云設於庭在重南賈云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也敖云設於西方也又云吉時三分庭一在南今設此者變於吉也二說各異未知孰是

主人哭拜稽顙節賈云此車南鄉以東爲左尸在車上以東爲右故左服授其右也敖云奠於左服與奠物於尸東殯東者同意

車由主人之北前賈云此時主人位在門東北面以幣在

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面向左服上取幣以東藏之於內
也
主人送於外門外節賈云還入廟門復柩車東之位杖
主人拜於位節賈云始死時兄弟朋友襚者主人拜於位
此亦拜於位但不為賓出故云與在室同也
若奠義疏云主人常日奠唯朝一夕一至葬日遣奠為奠
之最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共奠事之用焉
若無器則捂受之義疏云賻施於生者故賓不入門少儀
云賻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不言所受以喪禮
與之

若就器飾李氏如圭曰雜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此賓賵與賻贈亦相次以一日行之所知則賻而不奠故云賻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得用之奠以羊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謂知死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書遣於策注云上書賵於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賵賻名字少故書於以遣送死者明器之物名字多故書於策體不升解若簡貴賤解故云此與用大牲不合升故雖豚解亦去蹄

魚腊鮮獸皆如初敦云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鮮獸亦如腊凡魚腊皆貴稾而賤新此牲用少牢乃無膚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用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

既夕禮東方之饌醴酒二字節鄭云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賈云按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云既祖祝乃饌以此言之祝饌祖奠即是還柩鄉外仍饌之於主人之南自還柩車至此饌葬奠柩車未動則此葬奠東方之饌亦饌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同處故注云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

今按祖奠在上文二人還重下云布席乃奠如初注云重巳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又云祖奠與遷祖奠同又按上文質明滅燭下云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注云為遷祖奠也又云如初者亦為柩西當階之上東面席前為之則同此時主人柩東西面為主人之位既奠乃降則在阼階下蓋始饌之者當阼階下主人之位南設席而奠則奠在柩西而主人之位在柩東意者前後各奠其始奠之時大略相同且同處其不同時明非祖奠與東方之饌同時一處陳之似亦兩無所妨歟

東方之饌敦云亦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

四籩棗糗栗脯賈云籩人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此直言糗則糗餌是也

醴酒敖云醴酒亦北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亦南上籩亦北上而皆綪之

陳器賈云昨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以夜斂藏之也

徹者入丈夫踊飯奠云亦既盥乃入敖云徹者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至輅東徹奠如初位既則由柩車北而設於其西北也丈夫踊盡亦在徹者折而西之時

乃其豆南上節賈云陳設要方則四籩宜設於脾析南今
於蠃醢南者以醴酒嘗設於脾析南故辟之也
醴酒在籩西北上鄭云統於豆也賈云豆卽脾析蠃醢二籩
醴酒繼豆言北上故云統於豆也敖云北上醴在東西酒
在棜西此設之次亦如殯奠也二說小異
有人抗重節義疏云道車行之道也車從中行則兩馬在
闑東西重從中出則抗者亦在闑東西然則重出殯門入
廟門時皆由門中央可知雜記重既虞而埋之蓋既不隨
至壙所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將行而因出之於外也
道左孔疏謂祖廟門外大之東則東塾之東盡處也豈其將

埋於此故倚之於此歟

徹者入竊如初飾教云苞謂以苞盛之也徹巾即苞牲是即於席前爲之也取下體爲其皮骨不差可以久也唯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

行器義疏折言之則苞筲以下爲明器總言之則折抗席抗木皆器也舉之爲行始故曰行器

茵苞器序從教云茵苞遂言者見其相繼也此器指筲甕之屬序從者茵苞以下爲序而從抗席也

公史自西方節教云前祖則即賵於方者賵禮賓所爲故

主人之史讀之此讀遣師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爲讀之柩車將行而讀賵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呂氏坤曰三禮圖云功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

主人去杖不哭節賈云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柩車北鄉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

屬引賈疏云除飾解去帷荒池紐之等說載說去車與披及引之繫喪大記云君葬以衡大夫士以緘注云衡平也

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爲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紼也敖云此屬之爲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耳引柩下棺異索天子之禮也

贈用制幣玄纁束節義疏云李氏如圭以此贈卽爲公贈然經不言公贈而至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爲主人之贈明矣旣窆則凡贈者人爲主人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爲永訣也

卒袒拜賓節義疏云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

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妻
未夫之喪毋主長子之喪者皆稽顙婦主舅姑之喪者不
稽顙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斂大斂殯啟諸事主婦於
女賓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稽顙或不稽顙異耳然經至此
始見主婦之拜女賓其餘皆不見之文畧耳凡禮之節辭
於丈夫而畧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喪以葬
爲大故於此著之

藏苞筲於旁鄭云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
喪大記曰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賈云引此
者欲見棺外椁內所餘寬狹得容器物之度

即位踊襲如初餘論鄭氏曰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義疏云春官冢人大喪甫竁遂爲之尸小宗伯成葬而墓祭則爲位注謂成葬而祭墓地之神以先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

乃反哭入餘敖云反哭於祖廟者爲柩從此而出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爲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衆主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餘方氏慤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弔也者所以弔其哀也已

葬雖爲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爲甚

賓降出節義疏云二觴者反哭時唯於祖廟而已陳氏謂以爲先祖後禰非也朝則禰不可欲然祖禰爲殺反哭於祖則當函之殯宮矣以虞事不可緩也

逆適殯宮節賈云婦人即位於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位於堂下直東序西面也故云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此時無賓也

兄弟出節賈云始死時兄弟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將葬啟殯而來送葬反哭訖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還來與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

皆免是也。

衆主人出門飾義疏云此與殯奠之末同說見上篇問喪云成擴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猶朝夕哭不奠敖云既葬矣猶朝夕哭於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爲無尸柩也。

三虞卒哭敖云卒哭謂卒殯宮之哭也以其明日祔於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宮唯朝一哭夕一哭於其次而已。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

大夫五祔僕七

明日以其班祔疏云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於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祭爲祔云

徹褻衣加新衣疏云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斂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畧之

男女改服褻疏云病者垂絕生者改服深衣見其異於常也深衣以白布爲之士之服無貴於此者而非凶服則父母雖當死生之際無嫌也

乃行禱於五祀。朱子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

設床第節。義疏云。病時床橫設之。則東首。卒後床縱設之。則枕設於南。尸南首也。

楔貌如軛上兩末。敖云。柶而云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於他柶也。軛在大車轅端。厭牛領者。楔狀類之。楔齒時以兩末上鄉。則末出於口旁矣。

即床而奠節。賈云。若醴若酒。醴酒俱有。容有之。或卒無醴用新酒。科用其一。以其始死不備故也。若小斂以後。則酒醴具設。

室中唯主人節義疏經凡云命夫命婦者皆指大夫大夫之妻以其於士爲異等也於喪服見之矣

尸在室節賈云衆主人不出在尸東經直云主人唯君命出不言衆主人故記明之

襚者委衣於床節義疏賓贈則坐委之以在地卑故也床高則可以不坐其明贈之幣委於棧左服亦以高故不坐

夏祝淅米節義疏云鄭注釋字當讀爲釋之叟叟之釋與烝栗釋之釋亦聞古釋釋澤三字常通故詩其耕澤澤漢張衡陳澤之澤亦讀爲釋也喪大記御者差沐於堂上注云差淅也詩毛傳亦云釋淅米也則釋之爲釋審矣差盛

之者謂既淅之而以盆盛潘以敦盛米也

明衣裳飾賈云袂屬幅下膝唯據衣而言以其下別言裳也義疏袂屬幅則衣之袂及裳皆削幅矣衣長下膝以其不用衣要也

有前後裳飾敖云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之則其要廣而前後相掩者淺旁不開體不見矣長及轂爲蔽足也義疏此不別言母荼男婦皆同以其親身褻服不必殊之

設握裏親膚飾賈云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擘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擘者結於掌後節中敖云握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於右手云云愚按經

言右手記者左手注疏之說不易也敖氏之說固僅高舉絕少會心矣

既襲宵爲燎節義疏經但言小斂之夕爲燎於中庭而無既襲爲燎之文故記明之此謂始死之日即襲者也若屬纊在朔後而襲以明日則未襲之前夕亦必設燎可知

設梡於東堂下節義疏始言觚未言籩豆而簋敘於其閒明簋亦錄於梡上也此亦異於古者自此至葬梡簋常設不徹齊於坫謂梡之外廉與東坫齊也

凡籩豆實具設節敖云籩豆實謂菹栗之屬皆皆上下也籩豆有實而具則錄於東方及奠於席前皆巾之若一豆

一遷則於奠時或有巾之者。饌時不巾也。經言小斂之饌，云饌於東堂下，脯醢醴酒，冪用功布，實於簞，此則不言巾者也。

觶俟時而酌節。敖云，俟時而酌，謂將設乃酌之，而柶者便於建也。建時亦覆手取之，而柶在下。鄭云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兩說互異，姑並存之。

小斂辟奠節。敖云，奠卽始死之奠也。後奠未卽設而先辟此奠者，辟斂也。不出室，明未徹去也。既設小斂奠乃去之。義疏云，注謂設於序西南。序蓋室之訛。

既馮尸節。義疏云，經云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記此

者男著絞帶布帶在此時也絞帶者以苴麻之繩爲帶其垂者則散之此時尚未絞也謂之絞帶指其束於要者耳

既馮尸大夫飾賈云朝哭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其南故云中庭西面也

既殯主人說髦敖云詩云髧彼兩髦兩者爲父母俱存之故若然則是時但說其一耳孔疏云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沒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

冠六升飾義疏云冠有梁有武武橫而梁縱武有定而梁無定梁長則冠高梁短則冠伏且吉冠則梁長而辟積多喪冠則梁短而辟積少厭近髮紒故名厭也

非喪事不言賈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者喪事亦不言大夫士降於君言而事行此士亦言而事行故於喪則言非喪事不言也

白狗幦孔氏穎達曰詩言幭禮記作幦周官作禊字異而義同毛萇曰幭覆式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幭覆軾禮注謂之覆軨軨卽軾旁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見其一也

犬服賈云用兵器建之於車上答問喪家乘車亦有兵器自衛

約綏約轡賈云吉時綏轡用索爲之今喪中取其無飾故用繩爲之也

馬不齊髦鄭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繅車駹車漆車與賈云巾車職王之喪車五乘木車始死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繅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既禫所乘此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齊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繅車與既練同小功乘駹車與大祥同緦麻乘漆車與既禫同若然士尋常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之今既禫亦與王以下同乘漆車者雖窮則同也

主婦之車節義疏云婦車有袱已見士昏禮雜記云其輤有裧緇布裳帷彼以載柩用緇布此婦人喪中所乘用疏布緣則緇布吉布也

貳車白狗簡敹云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所乘者而三士昏禮謂從車二乘是其數也此二車亦謂車也

朔月奠子執帚節賈云埽地者箕帚皆執此直執帚不執箕者以下文聚諸窔故也

比奠舉席節敹云如初亦東面也執帚垂末明已用也是時垂末內鬣則埽者御之其皆反是與

筮宅冢人物土賈云筮不言物土故記明之凡葬皆先相乃筮之筮吉乃葬故云冢人物土乃筮也

夷牀輁軸節賈云經直云夷牀饌於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明之夷牀在祖廟輁軸在殯宮以其西階東是同故併言之

其二廟則饌節義疏云二廟則啟之日從奠設於禰廟徹從奠乃設遷禰之奠此遷禰之奠即以當祖奠矣以日不三奠故也及朝祖則禰奠從設於祖廟薦車薦馬等事皆於祖廟行之至載柩還車則徹遷禰之奠設祖奠次當然也饌於禰廟者一陳饌於祖廟者三陳亦降殺之宜也注

疏明日朝祖之說已於代哭辨之

義疏又云疑三等之士皆一廟唯大宗子世適相傳有統宗收族之貴故親廟之外又有一祖廟歟後儒有云且如曾玄承重於曾高爲之服斬以三年之喪而不復享一日之祭此豈禮之所安乎以是見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葢禮本然也愚按大宗有祖廟此說甚當至曾玄承重之時正高曾去世之日則高曾即禰也祭之宜矣若引此以槩凡爲曾玄則去高曾已遠諒應遵不祭之制爲宜耳先儒以義起例即安能與古禮相協乎浸假而祫祭亦復爲之皆不足以爲法也

朝於禰廟節教云重不入者亦以既奠則柩行不久留於此故也此正柩其在軸與是時即要節而踊亦其異於祖廟者

主人降即位節教云奠即如小斂奠者也如祖謂設奠及踊節也義疏所徵者從奠即昨之夕奠也

薦乘車節教云勒馬頭絡銜也銜勒鏣橫木以駕馬者經云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則是薦馬之時纓轡皆在馬之身矣此乃謂纓轡貝勒縣於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之與蓋事至則加之既則脫之而置於此也

道車載朝服賈云司常職道車載旞注云王以朝夕燕出
入又夏官有道右道僕皆据象路而言道士乘棧車與王
象路同名道也故云朝夕謂乘此以朝夕於君也
將載祝及執事節義疏云將載謂將下柩於庭而載之柩
車也其仍以輁軸與舉奠者執之在手以俟也柩直兩楹
之間不可正當其首而舉奠者戶西南面者以柩從西階
降故無嫌也
菅筲三節義疏淪謂以湯淪之仍乾之而盛於筲也淪之
以致潔而不熟之故注云不用食道也
凡賵幣無常賈云經云公賵玄纁束是公賵有常矣又云

賓贈其幣如初不言物色與多少故記明之

凡糗不煎釋曰注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對言之則别通言之則餈亦可名糗此喪奠科用其一故云凡凡者凡二種也

唯君命止柩館釋云經云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不言止柩故記明之釋曰云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堩也

卒窆而歸不驅釋曰柩車以人引唯乘車道車槀車駕馬云不驅則非三車其屬矣鄭以孝子言者蓋自壙而反三車在前柩車隨之孝子隨柩車迎精者主於柩車也相屬而緩行次第則然亦以達孝子之情也三車既空嫌疾驅

而先鄭故託明之

既正柩賈出鄭[illegible]云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

職柩窆職相左右也賈云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

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鄉師職及葬執

纛以與匠師御柩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遂人主

引徒役匠人主[illegible]窆職相左右也周官遂人匠人天子之

官士亦有遂人匠人主其葬事恭按注疏此條其說當矣

敖氏疑之云遂之匠也未必然矣

有弭飾焉飾弓疏云有弭飾謂兩端有弭而亦以骨角飾

之也韃即今箭溜也以韋若骨若金玉大如錢嵌入弣側

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故名曰過亦捷之意也

志矢一乘節賈云司弓矢職恒矢用諸散射注云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則此志矢即恒矢也知是習射之矢者以其矢中特輕於習射宜也又云周官司弓矢有八矢殺矢最重居前恒矢最輕居後既不可盡用故取其首尾

李氏如圭曰自君視斂至此記者更自前記之

儀禮集說卷十三終